

# 中华点校本《高拱论著四种》辨误

岳天雷

**摘要:** 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流水点校的《高拱论著四种》(内含《本语》、《春秋正旨》、《问辨录》和《日进直讲》)。该书的出版无疑为研究高拱的学术思想乃至明代思想史提供了资料便利,但是在阅读和使用中却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点校方面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标点和断句错误;引文处理不当,体例不一;当校而不校,校勘不当;错字漏校,漏字未补。这些问题极易导致读者的误读、误解,从而降低了该书的理论价值和使用价值。

**关键词:** 《高拱论著四种》;点校本;辨误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0)04-0062-05

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谥文襄,河南新郑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举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隆庆后期,官至内阁首辅兼掌吏部事。他是“隆(庆)万(历)大改革”<sup>①</sup>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是批判宋明理学和明季时弊的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为推动明代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高拱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入阁,隆庆六年(1572)六月被罢官。罢官之后,其志不屈,一面静心读书,一面著书立说。他一生共撰有18种著作<sup>②</sup>,佚失3种<sup>③</sup>,现存15种。从明万历三年至清康熙三十三年(1575-1694)的120年间,高拱全集性著作共刊刻过三次。第一次是明万历三年至六年(1575-1578),高拱亲自主刻,无书名,后人名曰初刻“四十二册本”,简称“初刻本”。第二次是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新野进士户部主事马之骏、马之骥兄弟以初刻本为底本刊刻的《高

文襄公集》四十四卷本,简称“万历本”。第三次是清康熙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686-1694),高拱胞侄曾孙高有闻“遵依原本”即家本重刻的“笼春堂藏板”《高文襄公文集》88卷本,简称“笼春堂本”<sup>④</sup>。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流水点校的《高拱论著四种》。这个点校本是“以清康熙二十八年‘笼春堂’刻本为底本,以明万历刻本和《四库全书》本为主要参校本,并参考了其它单行本”<sup>⑤</sup>。这一点校本的出版无疑为研究高拱的学术思想乃至明代思想史提供了一些资料便利。但是,我们在阅读和使用这个点校本的过程中,却发现其中存在着许多标点和校勘方面的问题。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就点校问题作一辨误,不确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 一、标点和断句错误

点校本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因标点和断句错误,致使原著语句支离破碎,甚至歪曲、颠倒了原著句意。据不完全统计,此类问题全书不下50余处。

……非独是郑想,当时小国多是如此。(第12页)

句中逗号点错,应该在“郑”字之后。正确标点应该是:“非独是郑,想当时小国多是如此。”

后人虽当极敝,必要万全少有,不然便加

①韦庆远先生把明中后期的改革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隆庆后三年为第一阶段,是这场改革运动的始创期;万历前十年为第二阶段,是隆庆后期改革的延续期。隆庆和万历两朝的改革是一个不同阶段性的整体,合称“隆万大改革”。参见《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②高拱撰著的十八种著作是:《外制集》、《日进直讲》、《献忱集》、《程士集》、《南宫奏牍》、《玉堂草》、《纶扉稿》、《掌铨题稿》、《政府书答》、《边略》、《病榻遗言》、《春秋正旨》、《问辨录》、《本语》、《诗文杂著》、《谗书》、《避谗录》、《春冈年谱》。

③佚失的三种著作有:《谗书》、《避谗录》和《春冈年谱》。

收稿日期:2009-11-30

作者简介:岳天雷(1960-),河南新郑人,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教授。从事明清思想史研究。

④关于初刻本、万历本和笼春堂本所收书目、编订原则、卷数差别和内容异同等问题,作者曾作过详细考辨。参见岳天雷《高拱著作版本考辨》(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和《高拱全集·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1页)。

⑤流水点校《高拱论著四种·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93年,第4页。

苛责。(第20页)

句中第二个逗号点错,“万全”与“少有”点在一起,句意不明。正确标点应该是:“后人虽当极敝,必要万全,少有不然,便加苛责。”

却于其死,加太傅及赠礼,皆备想当时,也要委曲周旋他。(第45页)

句中第二个逗号点错,“皆备”与“想当时”点在一起,句意不通。正确标点应该是:“却于其死,加太傅及赠礼皆备,想当时也要委曲周旋他。”

每当推升时,令该司以天下官单,俱送后堂二侍郎与闾司官吏公同查对……(第54页)

句中第二个逗号不确,应在“俱送后堂”之后。正确标点应该是:“每当推升时,令该司以天下官单俱送后堂,二侍郎与闾司官吏公同查对……。”

格致诚正,修明德之事也;齐治平,新民之事也……(第95页)

句中第一个逗号点错,应在“修”字之后。“格致诚正修”和“齐治平”两句是儒家经典《大学》提出的“八目”,其中每目之间应该加顿号。正确标点应该是:“格、致、诚、正、修,明德之事也;齐、治、平,新民之事也……。”可见点校者对儒家工夫论中的“八目”并熟悉。

人心本虚无物,则正喜、怒、忧、惧,皆心之用……(第97页)

句中第一个逗号点错,应在“虚”字之后,“无物”与“则正”应该点在一起。语义源于《礼记·大学》传之七章:“身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程颐训“身”为“心”。据此,正确的标点应该是:“人心本虚,无物则正,喜、怒、忧、惧,皆心之用……。”

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谟三事,终于厚生理财,王政之要务也。(第99页)

在这里,高拱是以“《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谟》三事,终于厚生”作为论据,来论证他的观点“理财,王政之要务”的重要性与正确性的。因此,“厚生”之后应该断开,添加句号。然而点校却把“终于厚生”与“理财”二字联结在一起,不予断句,结果使作者的观点与《尚书》的原文、论点与论据混淆在一起,造成层次不清,歪曲了作者的原意。

性含灵而能应理,具体而无为。(第102页)

句中逗号点错,应点在“应”字之后。正确标点应该是:“性含灵而能应,理具体而无为。”

若夫“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第106页)

引语出自《中庸》第11章。这里的“见”字作“被”字解;“知”字作了解或任用解。句意是:埋没在世上不被人了解和任用也不后悔。故此,这句话“见”字之后是不应断开的,而点校者却画蛇添足,在“见”字后硬是加了逗号,使原话变得费解。高拱在四种论著中引用此话不下五六处之多,而点校都作了如上的错误处理,足见点校者对这句古语并不理解。

道无穷尽,固有终,古圣人所不知者焉;

固有终,古圣人所不能者焉。(第107页)

句中逗号点错,两句“固有终古”应该点在一起。正确标点应该是:“道无穷尽,固有终古,圣人所不知者焉;固有终古,圣人所不能者焉。”固,意即本来,一定;终古,即久远。“固有终古”,意为本来是无限久远的。

曰:天是个甚命?又是个甚知命?即是知天,不言知命,所乐谓何?(第126页)

句中标点明显错误。此句是高拱分别反问“天”和“命”两个概念的含义,因此“天”和“命”不能点在一起。正确的标点应该是:“曰:天是个甚?命又是个甚?知命即是知天,不言知命,所乐谓何?”

如鉴之至明于物,无择妍媸在彼,各甚分明……(第126页)

句中逗号点错,“于物”与“无择”不能断开。“妍媸”,意即美好和丑陋。正确标点应该是:“如鉴之至明,于物无择,妍媸在彼,各甚分明……。”

乃后儒遂泛解一器小,以实之非,惟未得圣人本旨,抑亦昧乎!阙如之训矣。(第134页)

句中“阙如”一词,出自《论语·子路》第三章,而点校者未加引号,逗号亦点错。正确标点应该是:“乃后儒遂泛解一器小以实之,非惟未得圣人本旨,抑亦昧乎‘阙如’之训矣。”

王者功成作乐,其功大者,其乐备,美者,声容之盛。(第135页)

前三句是高拱对《礼记·乐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的摘引,因此“其功大者其乐备”不能断为两句,第三个逗号应改为句号。正确标点应该是:“王者功成作乐,其功大者其乐备。美者,声容之盛。”

欧阳永叔谓圣人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第140页)

句中逗点点错,应点在“人”字之后。欧阳永叔,即宋欧阳修,字永叔。欧阳修认为圣人教化,不先改变人性(恶性)是错误的。因此,正确标点应该是:“欧阳永叔谓圣人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

修身之事,最要紧切不可放些空罅也。(第152页)

此句逗点点错,应点在“最要紧”之后。正确标点应该是:“修身之事最要紧,切不可放些空罅也。”

且当时天下九州固如此分向,使为十州也,又何如分乎?(第156页)

此句第一个逗点点错,应点在“向”字之前。正确标点应该是:“且当时天下九州固如此分,向使为十州也,又何如分乎?”

见冕衣裳者,而敬人之常也。(第157页)依据文义,逗点应点在“敬”字之后。正确标点应该是:“见冕衣裳者而敬,人之常也。”

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斗怨。亦有不容不报者……(第181页)

根据上下文，句号应该放在“怨”字之前。正确标点应该是：“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斗。怨亦有不容不报者……。”

宰予即明言以请正，是不欺也，是有求教之实心也。（第192页）

句中逗号点错，应点在“请”字之后。依据句意，正确标点应该是：“宰予即明言以请，正是不欺也，是有求教之实心也。”

且即如孟子言，徒杠之成，必十一月，舆梁之成，必十二月……（第205页）

此语出自《孟子·离娄下》：“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之成，民未病涉也。”因此，“言”字之后用逗号不妥，应该用冒号；两个“成”字之后的逗号应该取消，如此句意才能上下连贯。正确标点应该是：“且即如孟子言：徒杠之成必十一月，舆梁之成必十二月……。”

夏秋之间雨，则山水泛涨……（第205页）  
从句意来看，逗号应点在“间”字之后，即“夏秋之间，雨则山水泛涨……”。

不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乎？（第208页）  
此语原出《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其意十分明白：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而点校者在“五霸”之后，却加上了顿号，这里虽然只有“顿”“逗”一点之差，却严重歪曲了原意，使“五霸”与“三王”并列，把“五霸”开脱为不是“三王”的罪人了。

然既有其才，又有其节信，非君子不能也。（第348页）

句中第二个逗号点错，应点在“节”字之后。正确标点应该是：“然既有其才，又有其节，信非君子不能也。”

动而应事便要敬，谨而不敢怠忽则仁，即在执事之时矣。（第388页）

从上下文来看，两个逗号明显点错。正确标点应该是：“动而应事，便要敬谨而不敢怠忽，则仁即在执事之时矣。”

总之，类似上述标点和断句的差错，点校本中还有多处，不再例举。造成这种差错的原因，可能是：点校者没有认真查阅高拱引用的大量经典文献，该点的未点，不该点的却点了，导致语序不顺，句意不明，甚至严重歪曲了文本的原意；点校者没有认真阅读上下文，以致对高拱文本理解有出入，甚至有较大的偏差，出现大量差错。

## 二、引文处理不当，体例不一

点校本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对引文该加引号的未加，不该加引号的却加上引号，甚至错加引号。这一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应该加引号，而点校本却未引。

曰：笔则笔，削则削，亦天子欤？（第79页）

“笔则笔，削则削”一句，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原文是：“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因此“笔则笔，削则削”应该加上引号，而点校本却未加。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第111页）

此句出自《中庸》第二十章的经文，本应加引号而点校本却未引。

“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

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第123页）

这四句话出自《礼记·内则》曾子语，故此应该全引。而点校本却漏引后面两句，显然是不妥的。

曰：不有祝鮀之佞，难免于世，非祝鮀其人欤？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第177页）

“不有祝鮀之佞”一句，出自《论语·雍也》第14章孔子语，应加引号；“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一句，出自《论语·八佾》第13章孔子答王孙贾语，也应加引号。而点校本均未加引号，明显不确。此句应标点为：“曰：‘不有祝鮀之佞’，难免于世非祝鮀其人欤？‘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必至于动容，周旋中礼而后已，乃成修己之学。（第188页）

“动容周旋中礼”一句，出自《孟子·尽心下》第三十三章，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可见，“动容”与“周旋中礼”不能用逗号断开，“动容周旋中礼”应该加引号，而点校本却未引。正确标点应该是：“必至于‘动容周旋中礼’而后已，乃成修己之学。”

曰：功之首，罪之魁，然否？（第208页）  
“功之首，罪之魁”一语，出自《春秋三传》卷首《纲领二》，宋邵雍语。因此应该加引号，而点校本却未引。

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名之曰幽厉，虽有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第209页）

此语前三句出自《孟子·尽心下》，后三句出自《孟子·离娄上》。因此应该分开加引，而点校本则未引。正确标点应该是：“‘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名之曰幽、厉，虽有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上焉者，学为乡愿，其下则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其人者而已矣。（第220页）

“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其人”，语出《论语·公冶长》第二十四章。因此应该分开加引，而点校本却未引，且标点错误。正确标点应该是：“上焉者，学为乡愿，其下则‘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其人’者而已矣。”

……这便是意。……这便是必。……这便是固。……这便是我。（第353页）

这一段话是高拱对《论语》中“子绝四：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的解释，因此“意”、“必”、“固”、“我”应该加引号，而点校本却未加引，显然不妥。

(2) 应该分开加引号，但点校本却合并在一起。

孟子云：“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第165页）在《孟子·离娄下》中，引号中的两句话并不连接，而且原文“行”字之前有一“亦”字。这是高拱对《孟子》的摘引。因此，应该加注分引，而点校本却合并引在一起，明显不妥。

问：“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其说何如？（第199页）

在《孟子·梁惠王下》原文中，引号中的前两句话在后，后两句话在前。由于语序不同，本应该分开加引号，而点校本却合并引在一起，这也是不妥当的。

(3) 不应该加引号，而点校本则错加引号。

曰：此正后儒曲说，求其理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也。“夫有其理，必有其事，既无其事，理于何在？”（第104页）

此语为高拱回答问者的对话，不应加引号。而点校本却把后三句加上引号，造成体例不一，明显不当。

故程子曰：“权即是经。自汉以来，无人识权字为此也。”（第163页）

引号中的最后三个字“为此也”，并非程颐之言，而是作者高拱的话。点校本把“为此也”也放入引号内，显然是错误的。

盖曰“知而不仁，则不能守仁”。而不庄则无威，庄而不以礼，则恭不中节……（第188页）

此句有两处错误：一是不该加引号而加引，二是标点错误。从文义上看，语意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因此正确标点应该是：“盖曰：知而不仁，则不能守；仁而不庄，则无威；庄而不以礼，则恭不中节……。”

需要指出，高拱在四种论著中对四书五经及其以后儒学文献的引用，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原文，绝大部分是节录和意引，或对原文顺序略加改变，对文句略加减字添字而引用的。显然，点校者没有认真检索高拱引用的经典文献，才造成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引号错误。

另外，点校本对语录体著作使用引号比较混乱，致使全书体例不统一。如《本语》六卷，前四卷都是语录体，点校把问和答均加上引号，但在答问中却又有16处、56段、179行没有加引号。卷五不是语录体，当然不加引号。但卷六之中又夹杂有问答，点校又是有的加引号，有的不加引号。再加上点校本不分卷次，使得《本语》这一论著标注的引号极其混乱。对《本语》这种时而加引，时而不引的作法，使人莫名其妙，无所适从。这就不禁使人产生疑问：到底语录体著作中没有加引号的究竟属于谁

的文字呢？如果属于高拱的，那么加引号的又属于谁的文字呢？如果都属高拱的，那为什么有的加引，有的又不加引呢？除《本语》体例不一外，全书同属语录体的还有《春秋正旨》和《问辨录》，二者的点校本都没有加引号，这样又导致全书体例不统一。笔者认为，语录体论著一律不加引号，反倒更清楚些。当然对作者引用经典文献和古人原话还是应加引号的。

### 三、当校而不校，校勘不当

点校本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校勘问题，主要有三：（1）当校而未校。

韩宣子适楚，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第77页）

这句话前后矛盾：韩宣子“适楚”，即到了楚国，怎么会看到《易象》与《鲁春秋》，并说“周礼尽在鲁”呢？可以断定，“适楚”是“适鲁”之误。笔者查阅晋杜预的《左传序》，原文确是韩宣子“适鲁”，而不是“适楚”。

曰：获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于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为瑞应。孰是？

（第82页）

这里的两个“或曰”之后，是高拱节录晋杜预、范宁两人不同的观点，原话出自《春秋三传序》，本应出注却遗漏了。

诚身在于克己，克己则气顺，则德弘。（第165页）

此话是高拱在《问辨录》中引用他在《程士集》中的原文。笔者查阅点校底本即笥春堂版《问辨录》卷六，以及《程士集》卷四，原文均是：“诚身在于克己，己克则气顺，气顺则德弘。”而点校本不仅把第二句的“己克”颠倒为“克己”，而且还把第三句中递进的“气顺”二字无故删去了。这里的颠倒和删字，很难用印刷校对错误和粗心大意来解释，只能说明点校很不严谨。

（2）旁注错误。

〔一〕“理”，四库全书本作“所”。（第144页的旁注）

点校本旁注为非，《四库全书》本亦为“理”字，并非“所”字。

〔一〕“孔子”上原有“问”字，据上下文义删。（第161页的旁注）

其实，根据上下文义，是绝不应删掉“问”字的。因为上文交待很清楚：“予尝典试春官，以权策士，而为文以明其说。今录于左。”下面便是引证《程士集》卷四中以权策问和作者自己的“为文”。下文也说得十分明白：“孔子云”之后，一连提出七个策问权说的问，提问后便是作者自己根据提问对权说的论述。明代科举考试的策问，题目前一般都冠以“问”字。笔者查阅高拱《程士集》卷四，

开头便是一个“策”字，其后五个命题之前分别冠有五个“问”字，其中第四个便是“问：孔子云……”。于此可见，根据上下文义和《程士集》中的原文原貌，都是不应该删去这个“问”字的。而点校本把“问”字随意删掉，完全是出于主观臆断。

### (3) 书名、官名和人名错校。

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第93页）这里不仅把“司徒”这个官名误作书名，又把并非《礼记·王制》中的原文错误地加上引号。笼春堂本中的这句话是：“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四库全书》本的这句话则是：“司徒总政令以教万民”。点校本既以《四库全书》本为主要参校本之一，理应出校，但令人遗憾的是，点校本却漏而不校。

帝典曰：“放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第154页）此语出自《尚书·尧典》。从《尚书》目录来看，全书并无《帝典》一篇，可以断定“帝典”不是篇名，因而加上书名号是错误的。根据《尧典》原文来看，“帝典”显系“帝尧”之误，此句原文是：“帝尧曰放勋”，意思是帝尧名叫放勋。“放勋”之后，高拱在引文中删节了“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十个字；在“以亲九族”之前，删节了“克明俊德”四个字。对此，点校本均未校勘审定，而是想当然地随意加上了一些错误的标点符号。

巧言，孔壬、尧、舜犹畏之，而况于他乎？（第186页）点校者把“孔壬”当作人名与尧、舜并列，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此语原出《尚书·皋陶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很也，甚也；《尔雅·释诂》：“壬，佞也。”孔壬，是指陷佞不正的坏人，犹言大奸佞也。这句话正确的标点应该是：“巧言孔壬，尧、舜犹畏之，而况于他乎？”

方言“修己忽及动民”，义殊不贯。（第188页）这里不仅把根本不是书名的“方言”二字错误地加上书名号，而且还把根本不应加引的文字错加引号。根据上下文义，正确的标点应该是：“方言修己，忽及动民，义殊不贯。”

文王肇基王迹，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是以天下贻之也……（第199页）这里的文王为非，实指太王，即后稷十二代孙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传位于少子季历，季历又传位于昌，即周文王，姬昌。对此，点校本却没有校出。

## 四、错字漏校，漏字未补

点校本还存在着大量错字漏字现象，仅举几例：  
既登天位，访之久而不得。一日，其人担鸡酒求谒，圣祖（明太祖朱元璋）甚喜……（第17页）

句中“求”字为错字，底本为“来”字。

此其羽翼者之欺帝，而计成之者也。（第35页）句中“其”字为错字，底本为“则”字。

故大臣小臣，分列上下，散布内外，又有士有胥史……（第43页）句中“史”字为错字，应为“吏”。“胥吏”，即是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

商量政事，纵急紧不得已事，亦只劄子往来而已。（第46页）句中漏“个”字，底本为“商量个政事……”。

河南一道官考之，又纵之于堂上……（第51页）句中“纵”字为错字，底本为“总”字。

偶过一学究，见其壁上有宋真宗劝学文，云……（第60页）句中“过”字为错字，底本是“遇”字。  
……所以伐谋者，既此而在，此万年之计也。（第67页）

句中“既”字为错字，底本为“即”字。  
智不道方，何以当机于猝至？（第165页）句中“道”字为错字，应该是“通”字。

谓之诚而能明者，必是造诸之至……（第181页）句中“诸”字为错字，应为“诣”字。

曰：何为其可哀矜也？（第194页）句中“可”为错字，万历、笼春堂本皆为“不”字。  
“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欲是”。（第220页）

此句出自《论语·里仁》，句中“欲”字为错字，应为“于”字。  
故不能知天之理，则其制作都是人为之私……（第282页）

句中“故”字为错字，应为“若”字。  
其体虽是至严，然其为用必和顺从容……（第291页）

句中“体”字为错字，应为“礼”字。  
总之，类似上述错字漏字现象，点校本中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点校本对底本的处理也欠妥当。清康熙“笼春堂本”除《春秋正旨》为一卷外，其他三种论著均分卷次：《本语》六卷，《问辨录》十卷，《日进直讲》五卷。点校本既以清康熙“笼春堂本”为底本，但点校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却一律取消了卷次。这不仅模糊了原著原貌，而且也给研究者增添了查阅原著卷次的麻烦。笔者认为，点校古籍是专门学问，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很难说没有一点差错，但是只要勤于查阅，深入思考，基本上是可以把差错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深感遗憾的是，《高拱论著四种》一书的点校，没能做到这点，以致差错百出，硬伤叠见。这就导致了读者的误读、误解，从而降低了该书的理论价值和使用价值。（责任编辑：石磊）